



竹馬娘

あつひめ

【目】 童門冬二 著

李振声 译

あつひめ

竹姫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BAKUMATSU NO AMASHOGUN; ATSUHIME
Copyright © 2007 Fuyuji Dohmon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JAPAN BROADCAST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JAPAN
BROADCAST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and Beijing SMSQ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9-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笃姬/(日)童门冬二 著;李振声 译. —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633-9034-2

I. 笃… II. ①童…②李… III. 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3796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责任编辑:杨丽萍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中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50mm×960mm 1/16

印张:17.25 字数:150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7.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笃姬

目录

第一章	西乡遭叱责	1
第二章	大名岛津重豪气度不凡	10
第三章	可怕的秩父崩溃	23
第四章	调所奋不顾身的改革	33
第五章	遭人疑忌的世子齐彬	47
第六章	复杂的琉球	60
第七章	阿部正弘的联合政权构想	73
第八章	笃姬与约翰·万次郎	82
第九章	将军迎娶岛津家之女	101
第十章	笃姬入选御台所	114
第十一章	日本告急！德川告急！	132
第十二章	痞子公主可是个大人物哪！	142
第十三章	哈里斯眼中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定	161
第十四章	笃姬的大奥生活	175
第十五章	笃姬对时局的看法	191
第十六章	德川家定之死 岛津齐彬之死	203
第十七章	对北条政子的憧憬	212
第十八章	家茂、和官敬慕天璋院	226
第十九章	已成长为日本之蛤蟆的西乡	238
第二十章	德川尼姑将军 拯救江户	255
译后记		262

第一章 西乡遭叱责

笃姬第一次见到那位彪形大汉，是安政元年（1854）的正月。地点是在鹿儿岛的鹤丸城庭园内的水池边。

大汉遭到了叱责。

叱责他的人，则是笃姬唤作“伯父”的岛津齐彬，萨摩藩的藩主。

在笃姬的心目中，伯父向来十分和善，可今天他却像尊金刚似的，用劲叉着双腿，在庭园里用激烈的口气叱责着大汉。分量很重的词语就跟枪弹似的飞来。而此时正遭到叱责的大汉，则一个劲儿地颌首称是，一边簌簌泪下。

大汉长着一双大眼。

大汉用坚实的拳头不断擦拭着从他那双大眼中涌溢出来的泪水，伯父却不依不饶，激烈的话语枪弹，就这么一个劲儿地横飞着。要是换了常人，遭到这样严厉的训斥，多半是会逃之夭夭，或者立马趴伏在地上的吧，可是大汉却没有那样做。他单膝着地，硬朗的腰板支撑住上半身，一迭声地应答着，俨然一副小孩子遭到父亲严厉训斥时的做派。一开始，笃姬觉得好生奇怪，便有些夸张地嘻嘻发笑，可这笑声里边，也稍稍带有对伯父过激的叱责方式的反感。笃姬同情大汉。

伯父齐彬这样对大汉道：

“你呀，就是那边的一只蛤蟆！”

说着，伯父指指眼前的水池。一只小小的蛤蟆，蹲坐在岬角般突出在水池中的岩石上，正瞪视着这边，呆然若失的眼神，就好像是在对这人正在那说道些什么感到困惑不解似的，以致一时间顾不上慌里慌张地纵身跃入水池。伯父说：

“你干吗要把自己死死缠在这萨摩国呢？你干吗不去做一只日本的蛤蟆？干吗不去做一只世界的蛤蟆呢？”

大汉一边流泪不止，一边越发大声地点头应答。虽说是在哭泣，可对伯父那边掷来的话语里的意思，又似乎一清二楚的。伯父似乎也累了，说到蛤蟆，话头便打住了，随后胸脯起伏着在那儿大口喘气。笃姬虽然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女，可那天却完全听明白了伯父话里的意思。

那是伯父常常说起的话头。他也曾对笃姬这样说过：

“从今往后，日本人不能老是只惦念着自己的事情了。萨摩藩面对的是一片辽阔的大海，这大海的对面还有着众多的国家，那都是些比日本文明和优秀的国家。不要再提什么攘夷尊王之类的蠢话了，得从那些优秀的国家那里汲取优秀的文明，也好让日本作为世界的一员，挺起胸膛，堂堂正正地生存下去。纵然你笃姬生为女流之辈，也得怀有这样的志才行！”

笃姬喜欢伯父。比起自己的生身父亲岛津中刚来，伯父对她的影响要大得多。在笃姬的心目中，伯父是位卓越的君主，还是个美男子。不过，在鹿儿岛城中，未必这样认为的也大有人在。伯父对此却并不在意，他逾越过所有的反对者，我行我素地处世行事。他筹划中的目标之一，便是要在岛津家的别邸，也就是矾庭园那边，修建起一座欧洲式的新兴工业城市。他要在那里兴建熔矿炉、精炼所还有反射炉等等。

熟谙外国事情的人都在议论：



“那不是活脱脱一座英国的曼彻斯特吗？”

每天，从鹿儿岛的城下町，有将近两千多人赶来工厂上班。用今天的话来说，伯父实现了他的“雇佣创新”。不过，那座矶庭园的周围方圆，还赶不上眼下彪形大汉正遭到叱责的这座名叫鹤丸城的城池大。

萨摩藩岛津家以七十万石俸禄，名列有加贺百万石之称的前田家之后，是日本大名①中的老二。比起前田家巍峨壮观的金泽城来，鹤丸城看上去又窄小又寒碜。那是一座颓然黏贴在地面的低矮城池。建筑物也只相当于一座豪族邸宅而已。与其说是城池，还不如说是公家②的栖居之所更合适些。据说，这座城池是庆长五年（1600）关原合战③结束后不久就建成了的。不过，萨摩藩还有一些人们称之为“麓”的外城，也有一百二十石俸禄的规模，散布在各处，由侍奉岛津家的武士所居守，用以维持藩内各地的治安。武士们平日里过着半耕半武的日子，一旦有了什么风吹草动，便立刻全副戎装赶去卫戍鹤丸城。

岛津家的当家藩主称这一制度为：

有垣而无城，人在即城在。

为萨摩藩所器重的军事理论属于武田流一派，因而上述思路大致

① 日本封建时代的藩国国主，相当于中国古代的诸侯。

② 朝廷、官家、政府（官员）。

③ 日本战国时代一次著名战役。1598年，丰臣秀吉病逝，秀吉幼子丰臣秀赖继任家督，整个日本顿时陷入混乱。自朝鲜返国的丰臣诸将对以石田三成为首的五奉行大表不满，甚至试图起兵暗杀；另一方面，五大老之首德川家康却私结诸侯，任意分封领地，激起其余四位大老的不满。1599年，四位大老中最有力的前田利家病逝，丰臣家与德川家康关系迅速恶化。1600年，德川家康因上杉氏重臣直江兼续的诉状《直江状》，起兵征讨上杉景胜。丰臣家重臣石田三成指责德川家康违反私战禁令，召集各地大名聚集大阪城，发表内府违反条文，随即起兵北伐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则将上杉战事交给次子，亲率大军与支持他的丰臣武将回师对抗。两军主力最后在近江一带进行会战，史称关原合战。合战由德川家康获得最终胜利，并一举奠定了日本近代幕府时代的统治根基，此后不久，历经大阪冬、夏之战，便开始了德川家在日本的三百年太平之世。

上也是建立在武田信玄^①以下的说法上的：

“人即城；人即石垣；人即濠。”

围绕“麓”所实施的地方自治，影响所及甚至延伸到了下一代。出生在萨摩藩的孩子，自幼小的孩提时代起就要接受所谓的“乡中教育”。这项由地方上的长者所主持的系统工程，旨在使幼小的孩子在身体和心灵两方面同时得到锤炼。一旦有谁对此表示不愿顺从，便会从家乡立即被驱逐出去，这样的屈辱是谁都承受不起的。所以说，孩提时代出生在萨摩藩的人们，对于这种集团式教育的生活，都是早已习以为常了的。不消说，这一体制被推行到了鹿儿岛城下町的每一条街道。

出生在城下町一处名叫下加冶屋町的这位彪形大汉，当然也是从小就接受了这样的“乡中教育”的。

乡中教育的教育方针之一便是：

绝对敬重上级与长辈！

大汉熟知并且信守这条教诲。更何况，眼下叱责自己的，那可是藩主啊！大汉怀持着一颗绝对的服从之心。这大汉名叫西乡吉之助。此时，笃姬唤作伯父的藩主岛津齐彬年届四十六岁，而西乡吉之助则是二十七岁（均为足岁）。

这位彪形大汉早已不是一介少年了，可却在伯父的叱责面前，一边呜呜流泪，一边老实巴交地连声点头应答，那模样在笃姬看来好生奇怪。可是刚一嗤笑出声，就被伯父责备的眼光给严厉地扫视了一下，笃姬只得把笑声给憋了回去。

① 武田信玄（1521—1573），日本战国时期的名将。原名武田晴信，幼名太郎，源氏名门新罗三郎义光之后，武田信虎的嫡长子，甲斐武田氏第十七代家督。公认的战国第一兵法家。他将领土从甲斐一国扩展到信浓、骏河、远江及相模、三河、美浓、飞弹、上野等地，而周围对手都不弱小，足见他非凡的军事政治才能。后世有许多兵家研究他的战术，形成了对日本军事学影响甚大的“甲州流”兵学。



此时的笃姬，名叫岛津一子^①。

深深吸了口气的伯父，又对西乡吉之助这么说道：

“前些日子，你给我送来的呈文，我都看了，可我没给你回信，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听闻此言，西乡吉之助调匀呼吸、平整心态后答道：

“不知道。”

做出这样的回答绝无丝毫抵触之意，而完全是出于一种表明自己浑然无知的诚实态度。也许是因为赏识这样一种态度吧，齐彬这样告诉他：

“呈文里写的，都是告发你如今任职的郡奉行所的同僚和前辈官员们的渎职事件。你的正义感虽然值得器重，可是从眼下萨摩藩的处境来看，光是告发这些地方官员的恶行，并不是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萨摩藩拥有面向辽阔大海的土地作为领土，切身感受着来自外国列强的各种各样的威胁，要想与之作出抗衡，萨摩藩除了要意识到自己是从属于日本国的大名，同时必须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直接面对国际社会的藩国。如果是这样来考虑问题的话，那首先就得考虑，处在国际社会之中的日本国，究竟应该如何生存？还有就是，萨摩藩在整个日本国里边又该如何生存？基于这样的考虑，即便你心下多么嫌恶你所担忧的那些官员的恶行，你也得设法去淡化这种嫌恶。赶紧顺应潮流吧！就像我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赶紧由眼下的萨摩藩的蛤蟆变成一只日本的蛤蟆，并进而成为一只世界的蛤蟆吧！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岛津齐彬当时所说的，也就是当今时代所谓的“立足本土、放眼全球”这样一种意识。

所谓的“立足本土、放眼全球”意识，是指置身于现今的状况下，不管你出生在什么国家，都必然拥有以下三种同举并列的意识和观点：

^① 一子，katsuko，即第一个女儿之意。

◎ 具有国际化的感觉(全球意识);

◎ 关切日本国内问题(民族意识);

◎ 以及,怀持这样的认识,在某个地区生活着(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意识)。

而齐彬,早就已经在用这种意识教诲和开导人了。

从笃姬还只有十岁的时候起,诸如此类的话语便已经成了齐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因而笃姬对它们早已是烂熟于胸。概而言之,不外乎,“纵然出生在萨摩藩鹿儿岛,也不能只寻思着自己身边这块狭小天地里的活法,而须有放眼日本全境、乃至整个世界这样开阔的视野才行。如今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

眼下,看着这个名叫西乡吉之助的彪形大汉,在伯父貌似叱责的谆谆教诲下,老实巴交地颌首称是的身影,笃姬不由得心头一阵感动。西乡吉之助完全没有留意到笃姬的在场。换了常人,要是有这样的藩主亲属待在一旁,那他一定会很在意她们对自己的看法的,然而西乡吉之助却丝毫也没有这方面的顾忌,他只顾一门心思地听伯父在那儿的训斥。

笃姬深切地感觉到,这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是个好纯真的人!

不过,这一天的笃姬也并没有预料到,不久的将来,自己会从西乡吉之助那里得到诸多的照料。

齐彬道:

“郡奉行所的渎职行为,如果只是把它当做郡奉行所部门内部的事来考虑,那也仅止于一隅而已。可是你所说的这些恶行,在别的郡奉行所那里肯定也在所难免。要根本性地解决这些渎职恶行,就必须毅然决然地楔入到日本的一角、乃至世界的一角中去,并由此调整萨摩藩的发展前景。我一直在思忖着到底该如何去捣毁它们。你还嫩了点,就



算你有能耐把郡奉行所的读职恶行统统清除干净,那也并不意味着整个萨摩藩从此就变得太平无事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想让你去做一只日本的蛤蟆、世界的蛤蟆,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齐彬的语调渐渐地和缓了下来。西乡吉之助真挚的态度,也博得了岛津齐彬的好感。就像笃姬已经意识到的那样,齐彬也一下子领悟到了,眼前的这个彪壮的汉子,是个很纯真的人。

齐彬道:

“我啊,很欣赏你的正义感,但愿你这份正义感能够有机会好好作为一番。”

“是!”

西乡吉之助不再流泪,闪烁着光芒的眼睛,专注地回视了齐彬一眼。齐彬这才开始露出了笑容,随后眼睛移向水池。

他唤了声,“西乡!”

西乡应了一声,趋近到他身边。齐彬手指水池的远处,道:

“那边游动着的鲤鱼,是我从英国买来的,你唤它一声试试看。”

“哎?”

话语一下子变换了方向,让西乡一时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由得回看了齐彬一眼。齐彬在那儿笑着。因为从齐彬那儿得不到解释,西乡随后朝水池远处喊道:

“鲤鱼!鲤鱼!”

听到这呼喊声,笃姬不由得偷偷笑了起来。齐彬也回头笑了。

“笃儿!”

“哎!”

“西乡真是好玩,在那儿‘括意’、‘括意’^①地呼喊鲤鱼哪!”

“哎呀,哈哈哈哈哈……”

① 日语鲤鱼一词的发音。

笃姬的笑声终于憋不住喷发了出来，她忙不迭地用手遮掩起嘴巴来。西乡茫然不知所措，远处的鲤鱼始终也没理会他的呼唤。

“殿下，”

西乡扭转过身子来。

“这鲤鱼，呼唤了半天可就是唤不过来……”

“可不是吗？谁让这鲤鱼是英国货呢，所以么……”

这么说着，齐彬便转向笃姬：

“笃儿，你来呼唤给他看看。”

让伯父这么吩咐已经不是第一回了，笃姬早已有过好多回的经验了。于是她走近到水池的岸边，唤了声：

“come on.”

令人惊讶的是，远处的鲤鱼刷的一下就游拢了过来。随后脑袋探出水面，大咧着嘴巴。笃姬手里有鱼饵，鲤鱼敏感地知晓这一点，也许跟笃姬太熟稔了，只要笃姬一现身，就会想到一定是来给自己投放鱼饵的吧。不管怎么说，鲤鱼游拢了过来。西乡吉之助看得目瞪口呆。

“殿下，这……？”

“笃儿的英语，就连英国出生的鲤鱼也听得懂。你小子用日语去招呼，鲤鱼当然听不懂啦！”

“……？”

西乡一副呆然发愣的表情。笃姬忍不住抢白道：

“伯父，您也未免太欺负人了吧，这么作弄这一位。”

“那倒是。西乡浑身上下都透着纯真，只要是我吩咐的，不管什么话，都会正儿八经地应承下来。好吧，我认输我认输。”

齐彬这么说着，大声笑了。对笃姬说来，这是件让人觉得快意的事。再也没有比这位彪形大汉，在遭到伯父叱责时扑簌簌直掉眼泪的纯真身影，更让人觉得神清气爽的事了。

萨摩藩竟然存在着这等人物！



这么思忖着，心胸之间便洒满了阳光。这之前，笃姬所知晓的萨摩藩，乃是一个黯然、潮湿的所在，因为整个鹤丸城内，永远都会有阴湿的人事纷争在进行着，虽然最终的结果是伯父当上了新藩主，但这新藩主却当得很不寻常。伯父是足足花了漫长的四十多年的世嗣（即指定继位者）岁月才当上藩主的，因为在此之前，一直坐着藩主这把交椅的伯父的父亲齐兴，就很不情愿让位给嗣子岛津齐彬。

齐兴为什么要强占着藩主这把交椅迟迟不肯放手呢？因为这件事对于萨摩藩的财政至关重要。

第二章 大名岛津重豪气度不凡

萨摩藩正式推行财政改革,始于由齐彬上溯前三代的曾祖父重豪之手。岛津家的历史颇有来头,第一代藩主岛津忠久相传是源赖朝^①的庶长子。以第一代忠久为首,以下依次为,第二代忠时,第三代久经,第四代忠宗,第五代贞久,第六代师久,第七代元久,第八代久丰,第九代忠国,第十代立久,第十一代忠昌,第十二代忠治,第十三代忠隆,第十四代胜久,第十五代贵久,第十六代义久,第十七代义弘,第十八代家久,第十九代光久,第二十代纲贵,第二十一代吉贵,第二十二代继丰,第二十三代宗信,第二十四代重年,第二十五代重豪,第二十六代齐宣,第二十七代齐兴,第二十八代齐彬。家世门第甚至比德川^②家还要来得历史悠久。第一代藩主忠久的父亲是源赖朝,母亲是比企能之妹,一个

① 源赖朝(1147—1199),日本镰仓幕府第一代将军,平安时代末期武将源义朝之子,武家政治创始人。

② 先祖德川家康为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出身于贵族,曾与织田信长同盟,1582—1583年,因织田信长死后的政权继承问题,与丰臣秀吉、柴田胜家、织田信雄三派分庭抗礼,后成为丰臣家臣。1598年争取到元老职位。1603年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他所开创的德川幕府在日本历史上维持了长达260余年的和平统一局面。



名叫丹后之局的女子，治承三年（1179）出生于摄津（今大阪府）住吉这个地方，文治元年（1186）被任命为属于高层公卿近卫家领地的九州岛津一个叫做庄的地方的下司职，翌年升任地头职，赐姓岛津及十字形家族徽纹，旋即又被任命为萨摩、大隅、日向三个藩国的守护职，不过，据说当地豪强势力很大，岛津氏终难真正进入萨摩。第一代藩主忠久和第二代藩主忠时，都落脚在镰仓，一直到第三代藩主久经，才好不容易进入九州，但据说也只是在筑前（今福岡县）设置据点而已。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南下，挨了好长的岁月，才在邻近肥后国（今熊本县）的一个名叫出水的地方定居下来。当年的遗迹，如今还在野田这地方的一座感应寺里残留着。后来又进入鹿儿岛，这才差不多将南方三州（萨摩、大隅、日向）统驭了下来，萨摩藩的财政也随之有了根本的好转。

第二十五代藩主岛津重豪是“天保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到了江户时代，大名家内部发生家族动荡已成了家常便饭。即便是岛津家，这样的动荡也时有发生。幕府时代末期发生的大名家动荡，史称“御由罗（良）骚动”、“近思录崩溃”，或“高崎崩溃”，这些说法动用了“骚动”、“崩溃”之类的措辞，但却多少淡化了问题的实质。因为骚动也好，崩溃也罢，实质上却是一场论争。论争围绕的焦点是，“对藩政说来，到底什么样的财政才是最好的？”而并非仅仅只是一场藩主继位者之争，或者诸如此类的人事纠纷。与此同时，它还是重臣阶层与下级武士阶层中某种意愿的反映。因而如果站在须得由藩主来供养的武士阶层的立场，那么考虑和衡量的尺度，便首先是这样的问题：“谁来当藩主，实施怎样的政策，才能使得藩治政安民泰，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一份安定的生活？”而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加以推断的话，那么萨摩藩所发生的骚动和崩溃事件，也就全都变成了依据此一衡量尺度所做的选择了。进而言之，也就是说，“那些想整垮藩的财政，进而想整垮藩本身的政策，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意识到了这一层的岛津重豪，深深感慨道：

“这可是件令人头痛的至关重要的大事!”

因为重豪自身对此所持的见解是非常开明的,他指望通过政策,让这种开明迅速地反映出来。只要让开明的政策推行开来就成!为了这一政策的付诸实施,他花费了大量的金钱,重豪的政策,可以说就是一群“吞金虫”。

改革分为短期改革与长期改革两种。重豪的改革,是以抻长 span (时间、距离)的长期计划为目标的,他的目标是要“提高整个萨摩藩的文化水准”,因而对事项的细节,诸如“这么做将会导致财政赤字”啦,以及“收支间须得保持平衡”啦,在诸如此类的细节方面,他却并不在意。他的眼睛盯住的是远处,他所怀持的信念是要给那些遥远的目标竖立起一根根本该竖立的路标,尽管这么做很大程度上需要以牺牲眼前的利益为代价,那也应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于是,他在大名中,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荷兰迷”。因为喜好学问,精通中文和荷兰文,尤其擅长会话,他可以跟中国人和荷兰人用他们的母语很流利地对话。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还跟开设在长崎的荷兰商馆馆长西沁·杜夫·希堡尔特之间有交往。希堡尔特本来是个德国人,早年曾是荷兰商馆所配备的一名医师。此人在日本人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他手下还有为数众多的学习荷兰医学和科学的日本人。

重豪收集与荷兰有关的文书,还在江户的藩邸里专门辟了个“独乐园”保存这些文书。在鹿儿岛,以“造士馆”、“演武馆”这两家体现文武之道的藩校为代表,他还创办了医学院、明时馆(天文馆)和药园等机构。开设明时馆的那个地方,至今仍被人称作“天文馆街”,如今已成为鹿儿岛市内最大的一条繁华大街。岛津重豪的改革方针,可以称之为“萨摩藩藩政的文明开化”,旨在大幅度提高藩民的生活水准。重豪意识到鹿儿岛鹤丸城的全体武士将成为此一改革方针的主导者。可是,根本不理解重豪改革方针的人则针锋相对地表示反对。反对者所表达的,不外乎是这样的意见:



“钱花费得太多了!”

每次去和长崎的荷兰商馆馆长他们见面交流的时候,重豪都会带上自己的曾孙,也就是齐彬以及成了丰前^①中津藩主奥平家养子的昌高一同前去的。齐彬是曾孙辈中最受重豪宠爱的一个,锋头最健,而从重豪身上所继承的东西自然也最多。后来,就像人们称呼重豪那样,齐彬也被人称做“吞金虫殿下”。如果要追溯源远流长的原因,显然来自于重豪的绝对性影响。

重豪子嗣繁盛。三女茂姬嫁与御三卿^②之一的一桥治济之子丰千代为妻,即因为治济之与重豪情同手足之故,两人都持有开明的理想,而生活上讲究豪华排场这一点同样也不谋而合。

这个时代的执牛耳者,则是德川幕府的老中^③首辅田沼意次。田沼出身于纪州和歌山藩的下级武士阶层,藩主德川吉宗当上幕府将军时,作为扈从随侍左右,后来才智崭露,一步步出人头地,最终坐上了老中首辅(今总理大臣)这把交椅。德川吉宗有名将军之称,田沼则将德川吉宗的政策分为两步来运作。第一步,立足于勤俭节约原则,以便元禄泡沫时代所酿成的萎靡松懈的民心得以重新复元。另一步则是吉宗所推行的积极振兴产业的计划,这需要寻求日本所缺失的外国科学知识和技术。为此,他从锁国政策笼罩下唯一网开一面的贸易港即长崎港,花大力气输进了日本所匮乏的科学书籍和器具,以及各种动植物品种,并由此造成了这个时代的贸易入超局面,致使日本的金币大量流向海外。目睹此一现象的田沼这样琢磨着:

-
- ① 御三卿与御三家,均为德川家族直系血亲;御三家为纪州德川家、尾张德川家和水户德川家;御三卿则为一桥德川家、清水德川家和田安德川家。若幕府将军无子嗣,则继承人可从御三卿和御三家中挑选。
- ② 幕府内阁成员。
- ③ 德川幕府的高层阁僚。